

# 从自译诗集《守夜人》看余光中的“变通”

冯佳庆 莹松 (通讯作者)

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 本文以余光中自译诗集《守夜人》为研究对象, 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剖析其翻译实践。余光中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变通艺术, 如《当我死了》、《双人床》、《狗尾草》等诗的翻译处理。研究表明, 他在忠实原文与适应译入语文化间达成平衡, 为实践提供借鉴, 促进文化理解与诗歌翻译研究发展。

**关键词:** 《守夜人》; 余光中; 变通; 自译

**DOI:** 10.69979/3029-2735.26.01.050

## 1 介绍

### 1.1 余光中

余光中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文学领域成就斐然, 其创作涵盖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 作品风格独特, 情感深沉且富有感染力, 在华语文学界具有重要地位。同时, 余光中在翻译领域也有着突出贡献。他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语言功底, 在翻译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理念与方法。余光中提出翻译是一种变通的艺术, 译者需要在忠于原文和适应译入语文化之间找到平衡。他反对生硬的直译和过度意译, 主张译文既要忠实原意, 又要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做到“既不生也不烂”(方华文, 2005: 534, 535), 这一翻译思想也在其著名自译诗集《守夜人》得到充分体现。

### 1.2 《守夜人》

《守夜人》是余光中极具特色的一部诗集。这部诗集在其创作生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收录了多首经典诗作, 如《当我死时》《白玉苦瓜》《双人床》《狗尾草》《江湖上》《乡愁》《雨中即景》《一枚铜币》等。在这部诗集中, 无论是语言表达、文化意象还是风格呈现都极具特色, 其翻译版本在词汇、句法、文化和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巧妙的变通处理, 这些都成为研究余光中翻译理念与实践的关键内容。

### 1.3 综述

自2012年起, 余光中《守夜人》的自译研究备受学界关注。陈蓉(2012)以翻译美学理论剖析其“变通”手法及美学效果, 展示余光中在忠实原文基础上的灵活

策略。周盈(2016)用接受美学探讨依据读者期待视野的调整。刘端雅(2012)从余光中背景出发研究“多元调和”在题材与翻译策略的呈现。近年来, 朱锦曦、曹蓉蓉(2020)借改写理论挖掘“不忠实”背后的忠实; 段华丽(2020)阐述“传真”思想; 苏玉鑫(2021)聚焦自译模式视域融合特点。张伟伟(2024)依三美论分析形式、意象和音韵节奏的处理; 这些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向为理解余光中《守夜人》的自译现象构建了坚实的框架, 然而在某些关键层面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例如, 虽已对其翻译策略有所揭示, 但在不同语言文化体系下具体翻译技巧的系统性对比分析尚显不足, 尤其是针对诗歌情感传递与文化内涵转译的微观层面研究有待深化。本文将聚焦于《守夜人》中典型诗歌案例, 从语言、文化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余光中翻译实践的细节, 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余光中诗歌自译艺术的理解与认识。

## 2 语言上的变通

### 2.1 词汇

词汇变通可以在其著名诗歌《当我死了》(When I Am Dead)中得以充分:

原文: 我便坦然睡去, 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 安魂曲起自长江, 黄河

译文: And I will sleep my soundest taking  
The whole mainland for my cradle, lulled  
By the mother-hum that rises on both sides

首先, 原文中“坦然睡去”没有被译为“sleep with calm/at ease”而译为“sleep my soundest taking”, “soundest”是“sound”的最高级形式, “sleep sound”

有睡得安稳、酣畅的意思，用最高级形式在这里强调了一种极其坦然、毫无顾虑地入睡的状态，表明了祖国母亲的安全，从表意上来说较为贴切地传达出了原文那种安然、坦然入睡的感觉（张伟伟，2024），通过词汇的选择很好地捕捉到了原文的情绪。其次，“安魂曲”的翻译，原文里的“安魂曲”在译文中没有直接对应使用“Requiem”等表示安魂曲的常规词汇，而是用了“mother-hum”。“hum”有嗡嗡声、低沉连续的声音之意，前面加上“mother”，营造出一种如同母亲哼唱般的、抚慰人心的声音的感觉，这种翻译虽然没有照搬原词，但从内涵上抓住了“安魂曲”那种能够让人心灵安宁、起到慰藉作用的特质，以一种更具创造性和画面感的词汇进行了替换，使译文更具独特韵味，同时也展示了余光中对于祖国母亲的想念，以及在死后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幸福。

## 2.2 句法

诗集中翻译的变通有很多，《双人床》中的句法变通体现的尤为明显。

原句：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听流弹，像一把呼啸的萤火，在你的，我的头顶窜过

译文：Let war rage on beyond the double bed  
As I lie on the length of your slope  
And hear the straying bullets  
Like a whistling swarm of glow-worms  
Swish by over your head and mine

首先，“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听流弹”被处理成“*As I lie on the length of your slope And hear the straying bullets*”，原文中本没有当…时的字眼，但是这里运用了“As”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将“躺”和“听”这两个原本在中文里并列的动作，通过从句的形式使其逻辑关系更加明确，即强调在“躺”着的这个时间状态下，同时发生了“听”流弹的情况，这种句法的变通更符合英语中通过从句来体现动作同时性、关联性的表达习惯，相较于直接按照中文的并列结构翻译，更显地道和严谨。

其次，“像一把呼啸的萤火，在你的，我的头顶窜过”翻译为“*Like a whistling swarm of glow-worms*

“*Swish by over your head and mine*”，先是用“*Like...*”结构来实现明喻的表达，将流弹比作呼啸的萤火，在句法上和前面的“*hear the straying bullets*”衔接紧密，随后用“*Swish by*”生动地体现出流弹快速窜过的动态感，“*over your head and mine*”准确表明了方位，整体上通过这样的句法安排，把原句中形象的描述清晰且符合英语习惯地呈现了出来。

## 3 文化上的变通

诗集中同样不乏在文化上的变通，以下是诗歌《狗尾草》、《江湖上》以及《一枚铜币》的例子，这三首诗的翻译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余光中翻译时在文化上的变通。

### 《狗尾草》

原文：总之最后谁也辩不过坟墓；死亡，是惟一的永久地址；譬如吊客散后，殡仪馆的后门；朝南，又怎样？朝北，又怎样？

译文：Who, after all, can argue with the grave;  
When death is the only permanent address?  
When all the condolers have left,  
What if the undertaker's back door  
Faces the south or the north?

在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坟墓等有着复杂的文化观念和传统习俗，如对墓地的方位等可能存在一定讲究。但在译文中，并没有过多深入解释这些文化背景，只是简单地传达了死亡是最终归宿以及殡仪馆后门朝向无关紧要的核心意思。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变通，避免了因复杂的文化习俗解释而使英语读者产生困惑，聚焦于诗歌所表达的对死亡这一普遍现象的思考，让英语读者能够更直接地理解诗歌的主旨，而不至于被陌生的文化细节所牵绊，同时也能激发英语读者对于了解相应知识的兴趣。

### 《海棠纹身》

原文：谁当胸一掌的手印；一只血蟹，一张海棠纹身；那扭曲变貌的图形他惊视；那海棠；究竟是外伤；还是内伤

译文：But the vivid print of a vicious palm,  
A bloody crab, a brand of begonia tattoo.  
Stupefaction! Look at the ugly distortion;  
And tell me if,  
The bleeding image of a wound,

Is hacked from without,  
Or burnt from within.

原诗中海棠花并非真正的海棠，也并非纹身图案，而是一种隐喻。余光中以“乡愁诗人”著称，其诗常充满“中国情结”，而此处他又集创作主体和翻译主体于一身，对原作及其特定时代读者的公共期待视域有着最为深刻透彻的了解。（黎昌抱 2011:74），通过文中修饰词“一张”，可以联想到，清末民初的中国地图，因形状类似秋海棠叶，得名“秋海棠图”。余光中此处的“海棠”，实为中国地图。而在英文中，begonia tattoo 一词和中国领土相去甚远，无法准确表达文章主旨，也无法体现诗人的家国情怀。因此，余光中对 begonia tattoo 一词进行替换，用更契合文章主旨的 wound 来表现诗歌主旨，在翻译时创造性地再度阐释原文的隐性关系。（朱锦曦 曹蓉蓉，2020）

### 《一枚铜币》

原文：我曾经紧紧握一枚铜币，在掌心，那是一家烧饼店的老头子找给我的，一枚旧铜币，侧像的浮雕已经模糊，依稀，我嗅到有一股臭气，一半是汗臭，一半，是所谓铜臭，上面还漾着一层恼人的油腻

译文：Once I tightly held a coin in my hand,  
Which an old baker gave me as change,  
An old coin with an image worn flat and dim.  
Faintly, it seemed to smell of something foul,  
Half of well-thumbed copper, half of sweat,  
Made all the worse by a film of grease.

分析：在原文中，“烧饼店”“老头子”“铜臭”等词汇具有浓厚的中国生活气息和文化背景。译文将“烧饼店”译为“bakery”，“老头子”简单译为“old baker”，而对于“铜臭”，用“well-thumbed copper”来表示，这种翻译方式是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文化认知和语言习惯。如果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铜臭”，可能会让英语读者感到困惑，而这样的处理使英语读者能够大致理解诗歌中关于这枚铜币的来源和其给人的感

官印象，在保留诗歌主要情节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和语言表达上的适应性变通。

### 4 结语

通过对余光中自译诗集《守夜人》的细致分析，本文揭示了其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变通”艺术。余光中在忠实原文与适应译入语文化之间寻求平衡的翻译策略，不仅丰富了翻译理论，也为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他的翻译实践深刻地体现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指引着后续诗歌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方向，对他的翻译实践的研究同样是学习与研究翻译的重要方法。

### 参考文献

- [1] 陈蓉. 基于翻译美学的余光中《守夜人》自译中的“变通”研究[D]. 湖南大学, 2012.
- [2] 方华文.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M].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5.
- [3] 黎昌抱. 哲学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学自译标准策略考察 [J]. 中国外语. 2011(5): 67—74.
- [4] 余光中. 守夜人 余光中诗歌自选集[M].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 [5] 朱锦曦, 曹蓉蓉. 不忠实之忠实——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下自译诗集《守夜人》的改译研究[J]. 外文研究, 2020, 8(01): 73-78+108-109.
- [6] 张伟伟. 基于三美论的余光中《守夜人》自译的忠实与变通研究[D].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4.

作者简介：冯佳庆（1998.11-），女，苗族，重庆彭水人，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口译，研一），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通讯作者：靳松（1980.01-），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口译教学理论与实践、英语语音教学、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人才培养。